



艱鉅孤獨的傳承使命

苦難と孤独の中で使命を受け継ぐ

The Tough Mission of Passing On the Hla'alua Language and Culture

文 | salapuana amalanamahu 游仁貴 (高雄市拉阿魯哇文教協進會理事)

在60多年前，一戶hla'alua族石氏家族夫婦，因為只生育了1個兒子，讓家中缺少人丁可以分擔農作的石錦秀（養父），困擾不已。耳聞附近的草水地區，有一戶陳氏客家人連續生育了8名子女，可能有機會領養孩子回家。1948年12月5日我生日那天，養父石錦秀到陳氏夫婦家拜訪，順便把當時家境狀況告訴了陳氏夫婦，陳父也因孩子眾多就一口答應，希望孩子能得到充分照顧。3個月後，石錦秀夫婦、他大姊和表嫂親自到家，把我抱回山上部落「六貓」領養，養父高興地說：「大兒子有伴了」。那時，大哥——石新興和我——石仁貴兩兄弟相差有12歲。不幸的是，養父在42歲時過世，當年我才5歲，從此就跟養母、大哥3人相依為命。當時台灣剛光復，家家戶戶生活窮



筆者指導青年進行具神祭於男子聚會所。(圖片提供 游仁貴)

困，曾經以木瓜幹、粉薯、木薯和地瓜度日，期間大家居無定所，常常遷來遷去，非常辛苦。

7歲的時候，我們又遷回舊部落「六貓」。從六貓到學校，走路約20分鐘的路程，這樣子的情形一直維持到我國小五年級。後來，我們又遷回當時派出所的隔壁，那一年正好

桃園國民學校興中分班缺校工，就聘請我大哥，讓我們家境生活有了點改善。

13歲國小畢業後，因為家境不是很好，無法繼續升學，於是就開始工作，跟著hla'alua老人家們換工、耕田、插秧，其餘時間則會去摘木耳、棉花和油桐去賣，有時還會幫忙載



美瓏社男子聚會所修繕，筆者帶領族人迎靈祝福。（圖片提供 游仁貴）

直到與其他民族的混居及通婚後，越來越少人講hla'alua語了。所幸的是，我們在家裡都是用母語溝通，喜歡聽養母跟我講hla'alua族的傳說故事，也常聽耆老們哼唱古調，印象深刻而美好的回憶，竟成為我未來工作的基礎。



運木薯、紅豆、油桐等去賺錢，就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一路走過來的。

烙印在心中的不知名火光

當時在部落裡，hla'alua人口還是多數，大家還會彼此以hla'alua語相互溝通，直到與其他民族的混居及通婚後，越來越少人講hla'alua語了。所幸的是，我們在家裡都是用母語溝通，尤其最喜歡聽養母跟我講hla'alua族的傳說故事，也常聽耆老們哼唱古調，這些深刻而美好的回憶，竟想不到成為我未來工作的基礎。

另外，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曾遇到許多令人難以解釋的異

象和徵兆。記得在11歲時，就曾看到對岸美瓏部落有奇怪的火光，通常都出現在深夜，有時在路邊芒草園會著火。有一次是從美瓏部落旁的墓地看到一處火光，起先是一個，但之後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像是被誰點燃火把似的，一路排到部落門前。社門口種有一棵高大的刺桐樹，hla'alua族稱sana'ut（據說有驅魔之功能），火光排到那兒，突然就消失了。約莫1分鐘，火光又出現在部落上方之平台處，也就是現在hla'alua傳統祭典場地，它變成了一個大火圈，火圈中央有一柱火光，慢慢地移往後山方向約200公尺處來回走了兩趟，當

時的我也沒想太多，但這畫面在我腦海裡深深烙印著。

19歲時入伍，當兵到23歲。退伍後3年都在外地食品公司工作，同時也做電鍍工作，回到部落時已26歲。在我參與農耕插秧的時期，田裡很多青蛙，我都利用深夜捕青蛙拿去賣，在那時還會看到美瓏部落深夜火光，直到30歲生了第二個女兒後，就再也沒有看過。

傳統祭儀活動的沒落與復興

生育4女1男，加上大哥過世，沉重的擔子，生活重心只能放在家計上。後來外來宗教傳入了部落，傳統宗教信仰被

從hla'alua族語教材的黃皮書、九年一貫教材、生活會話篇、千詞表、最後大詞典也完成了。我們努力的文化成果及其發展的語言教材，一定要好好的去利用它，趕快傳承下一代。這樣的推動、傳承，是我唯一能報答養父母的養育之恩。



取而代之，促使hla'alua祭儀活動停辦了近50年，又加上與外族普遍通婚而使文化加速消失。

幸好，1993年國家劇院辦理各原住民族的樂舞展演。1993年7月初，在耆老們帶領下，重新開始祭典；演練期間，突然想到從前所看到的那些火光，就如同傳統祭典上的形式一般，而且部落族人也陸續撿拾到從沒看過的貝殼。在鄧教巫師的證實下，這確實是hla'alua族從hlasunga帶回來的聖貝，牠們一個一個地回來了。

可惜的是，只有5個回來，另外7個聖貝沒有回來的原因仍不解，但這整件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大，也開始讓我對hla'alua傳統祭典文化更加有興趣了。整整練了2個半月的歌舞，在雙十節那天，我們上了國家劇院表演貝神祭。因為參與表演的族群很多，令人意想不到的，hla'alua貝神祭因特殊而神秘，廣受歡迎，令人非常驕傲。展演後，一直期待長者會來做重振文化的動作，但2年間毫無動作，我心裡很著急，不知如何是好呢？

沒有文字符碼，hla'alua族文化要如何保存、傳承？眼下只能先建立hla'alua文化復振組織。1996年，先成立鄒族宗親會，隔年在尋覓搭建男子聚會所的場地時，回想到以前曾見到火光的位置。我跟著老們分享其異象，於是耆老們同意該地為聚會所的興建位置。與地主達成共識後，我們開始搭建祭儀場，就是現在美瓏部落的所阿紀貝神祭儀場。

開啟族語教學生涯

當年有位研究外國語言學的蔡恪恕教授，來到本鄉研究hla'alua語言。我跟他訂下條件，先教會我羅馬字，才會配合你研究。我花了1年的時間才



筆者與部落耆老一同編纂hla'alua詞典。
(圖片提供 編輯部)

學會羅馬字，這期間耆老們一一的離開人世，只剩下12位。我就開始招集耆老們一起整理祭歌，依次排序，並將6天的祭典順序流程紀錄下來，再召集族人商討建置母語教室要進行文化語言的教學動作。很快的用簡單的建材搭建完成，桌椅及教材則由桃源國小謝垂耀主任提供，從羅馬拼音教起，我的族語教學生涯就此開始。

當時族人約有265人，但1位耆老跟我說，在三民鄉（現今高雄市那瑪夏區）還有我們的族人，有葛氏、黃氏、曾氏、周氏，而找回hla'alua身分的一群人想要學自己的文化與



hla'alua生活會話篇教材、小詞典、大詞典陸續完成，期望語言能傳承到下一代。(圖片提供 編輯部)

語言，苦於當地無人能教。連續半年時間，我利用星期天，騎摩托車前往教授羅馬拼音祭歌及祭典。在葛新雄主任帶領下，成立拉阿魯哇文化協進會，也蓋了聚會所。我的姪女蘇紫美嫁到那兒，目前由她負責那瑪夏國小、國中母語課程。

2002年通過族語認證後，我也鼓勵孩子們去考認證，還好從小在家就要求他們學習母語及用母語對話，每個都一一通過，這讓我很欣慰。此外，我也鼓勵族人學習母語及考取認證，但大多數的中青年族人都在外地工作及讀書，母語教學運行不如我預期。考上認證後的我，對文化工作投入更多時間，排山倒海的工作接踵

而來，最難忘是從hla'alua族語教材的黃皮書、九年一貫教材、生活會話篇、千詞表、最後大詞典也完成了。

感謝學者與家人的協助支持

在電腦網路的時代，以我小學程度的學識，一切可說是非常吃力，感謝一直從旁協助的政治大學林修澈教授及黃季平副教授、王雅萍副教授，還有高嘉玲、蔡佳凌以及其他工作人員，戮力於原住民族教育工作，讓hla'alua的語言文化能

傳承下去，你們的幫助讓我永生難忘。

我更要感謝我的家人，在任何難關及受挫時，總是在背後支持、鼓勵、協助我，尤其是內人謝清美女士，真的辛苦妳了。我們努力的文化成果及其發展的語言教材，一定要好好的去利用它，趕快傳承下一代。我想對我的族人說，大家來一起努力加油！這樣的推動、傳承，是我唯一能報答養父母的養育之恩。◆



salapuana amalanamahu 游仁貴

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拉阿魯哇族 (hla'alua)，1948年生。長期擔任族語教學支援人員，編訂歷年hla'alua族語言教材、認證試題，2012年完成hla'alua語大詞典，目前是推動台灣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唯一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

